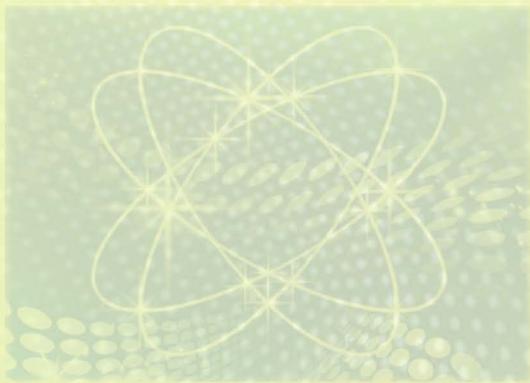


狼王. 3

凌岚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凌 岚 20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狼王. 3, 大结局 / 凌岚著. —修订本.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313-4429-2

I. ①狼… II. ①凌…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4597号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0188

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chinachunfeng.net

投 稿 网址: www.chinazuojia.net

小布老虎编辑部 主页: xblh.chinachunfeng.net

E-mail: xiaobuhu1998@sina.com

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印张: 7
插 页: 2	字数: 133千字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朱洪海 姜甜甜	责任校对: 陈 杰
封面设计: 冯少玲	印制统筹: 刘 成

ISBN 978-7-5313-4429-2

定价: 19.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 陈光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一	新生命的诞生	002
二	玛塔，成长中的头鹿	019
三	求生是种本能	027
四	为寻找生机而冒险	039
五	幼狼的狩猎第一课	052
六	生存的底线不容侵犯	071
七	狭路相逢勇者胜	080
八	集结，为了在严冬里活下来	101
九	选择正确的目标	117

十	成败是耐力的较量	131
十一	奇迹源于不懈的努力	145
十二	困境中不放弃快乐	161
十三	再挣扎一下	170
十四	性格决定了命运	182
十五	战胜了畏惧，就是永远的强者	196
十六	永远的草原，永远的狼群	207
	《狼王》是这样诞生的	214
	《狼王》大事记	216

自然之神总是在冥冥之中控制着草原上各个种族之间的平衡，草原上每时每刻都上演着生生死死的剧情。每个掠食者都有它的终结者。

但是狼群相信，任何困难都有解决的办法。无论境遇如何，它们都不会放弃努力，它们知道，奇迹往往会出现在“再努力一下”的坚持之后。

一 新生命的诞生

初春的东南草原，天地玄黄。

很久没下雪了，天空中总是挂着一层薄薄的云，半明半暗。阳光透过云层散射在斑驳的大地上，积雪融化得很快，只剩下一些低洼处还残留有星星点点的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片大片重见天日的枯黄冻草，以及东南草原黄色的冻土融化之后形成的一摊摊泥坑。

没有风，沧澜河上的浮冰缓缓地漂着，被驯鹿啃剩下的枯黄的草秆一动不动地戳在地里，凝结着一层薄冰的泥潭波纹不兴，到处一派萧索的景象。自然之神似乎还沉浸在自己的梦乡当中。然而改变已经开始了，就在这残雪、冻草和泥泞之下，悄然开始了。

山坡上，白色的母狼娜莎从倒塌的白松树根部钻出来，甩动着脑袋，抖掉沾在身上的草末和土颗粒。久未梳理的毛发蓬乱而邈邈，一丛丛地戗起，又无力地垂下来，松垮的肚皮随着身体甩动而乱晃。它弓起身体，伸出前爪，然后身体向前，后腿绷直，美美地伸了个懒腰。由于蜷曲了太久，浑身的骨节咯吱咯吱乱响。它围

着倒塌的白松树转了一圈，到处嗅闻着，确认没有什么可疑的气息，这才一溜小跑离开山坡，奔向不远处的小河。

严格地说，那并不算是小河，只是一条小小的水沟。

开春以来，崆岭山脉中融化的雪水，顺着山势一路向着草原流淌而来，大半注入了沧澜河中，而零星的支流随着山势四分五裂，化作一条条细小的山溪，渐渐渗入到枯黄的原野之中。这几日，水沟中的水一日比一日浅了，如果不下雨，最多十天，这些小水沟便会完全干涸。到那时候，情况会对娜莎非常不利。

娜莎现在还考虑不了那么多，它低下头，一口口舔饮着小沟中的水，它已经很多天没沾过水了。清冽的雪水顺着火烧火燎的喉咙一直流进干瘪的胃里。冰冷的刺激之下，空虚的胃囊一阵阵抽搐起来。娜莎的身体缩成了一团，忍不住要把刚刚喝进去的水都呕吐出来，可是它不能，它必须忍住。

这些水对它非常重要。

少顷，它昂起头，顺着沧澜河方向抽动着鼻子——是狼群。它知道，它们就在离这儿不远的某处。它的耳朵支棱着，不断地左右摇摆，显示出内心的局促不安。它忽而昂头远眺，忽而又扭身回望山坡，年轻的心似乎正在做着矛盾挣扎：到底要不要允许狼群前来探视呢？

饮过了水，娜莎原路返回。倒塌的白松树被风雨侵

蚀得只剩下一截树桩，粗壮的树根一半裸露在地面，一半留在泥土之中。树根之下有一个黑乎乎的洞，不走到近前是无法发现的。娜莎顺着洞口钻进去，顺着倾斜的狭窄坑道，它塌着腰，缩着身子，匍匐着爬行几步，来到一个大一些的空洞里。洞里面铺满了细小的松枝和干苔藓，几个黑乎乎毛茸茸的小肉球在苔藓堆上蠕动着，不时发出一阵吱吱的叫声。

它们是娜莎的孩子，两公两母，四只小狼崽子。

娜莎迅速侧躺下来，温暖的身子团成一个半圆，将几个小肉球裹在里面。几张肉乎乎的小嘴巴迫不及待地拱开它腹部稀疏的毛发，熟练地找到了奶头，接下来洞穴里响起了一阵吧唧吧唧很有节奏的啣奶声。娜莎也没闲着，用温热粗糙的舌头逐个舔舐着孩子们。这一刻，一切饥饿、疲惫都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幸福，它满足极了。

这个冬天对娜莎来说，实在太不寻常了。

娜莎是一只三岁大的年轻母狼，来自沧澜河畔一支小狼群。在它年轻的生命里，并没有经历过任何令它惊心动魄的事情。它的生活非常简单，甚至单调。

在这个冬天之前，它只是和父母一起打猎，捕食那些靠近河边的小动物，黑尾鹿、黄羚的幼崽儿，以及野兔和土拨鼠。除此之外，它还帮助母亲照顾两个未成年的弟弟，并且，当对岸的竞争狼群试图扩充地盘的时候

候，用虚张声势的吼叫来驱赶对方。

这就是它曾经的全部生活。直到这个冬季来临，一切都变了。

娜莎从未想过在这个冬季自己会遇上一只威风凛凛的灰色公狼。它的体形比娜莎见过的所有公狼都高大，不仅如此，它还是一支大狼群的首领，是拥有着至高无上尊荣与力量的狼王。

娜莎崇拜它，爱慕它，并且心甘情愿为了它离开自己出生的家族，离开自己的父母兄弟。娜莎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决定对它生活的改变有多大。它还没来得及想明白所有的问题，就迅速地由一只年轻母狼变成了一个母亲，一下子拥有了四只可爱的小狼崽儿。

一切都来得那么快，以至于它还没有做好准备。

生平第一次做母亲，娜莎紧张极了。在临产前的几天，它不吃不喝焦躁不安，远远地躲开丈夫和同伴，独自待在这个小山坡上。肚子里不断传来的悸动让它感到惶恐，它不知道自己能否顺利生下孩子，更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养活它们。虽然它曾经帮助母亲照顾过年幼的弟弟，可是轮到自己做母亲的时候，那些智慧和经验却不那么好使了。这种惶恐一直持续到孩子们出生之后。

头几天，它几乎是不眨眼地守着这些小肉球，身体僵硬得无法动弹了，也不敢离开洞穴稍微舒活一下

筋骨。生怕自己一看不见，这些小肉球就会凭空消失。只有不眨眼地盯着它们，一遍遍舔舐着它们温暖柔软的小身子，感受着它们吧唧吧唧强有力地吮吸乳汁，它的心里才感到安稳。于是它就这样不分昼夜地一直守着，一直到又饿又渴，连乳汁都分泌不出来的时候，才短暂地离开洞穴一小会儿，去小沟里喝点儿水。

幼狼们长得飞快，几乎一天一个样儿。原本皱巴巴的小脑袋上，鼻子和嘴巴渐渐变得突出，眼睛和耳朵也轮廓清晰起来。再过三四天，这些孩子就能够睁开眼睛，用那一双灰蓝色的眸子，蒙蒙眈眈地看一眼新世界了。它们简直太活泼了，一有机会就会歪歪扭扭地到处乱爬，娜莎不得不一遍遍地把它们叨回到自己身边。

渐渐地，娜莎感到得意起来，原来当一个母亲没有那么困难，它为自己将四个孩子照料得很好而感到自豪。

但是到了第九天，它终于坚持不住了。不眠不休地照料幼崽儿已经耗尽了它全部的精力，哺乳把身体里那原本就不多的脂肪，榨得一点儿都不剩了。它虚弱得几乎站不稳，它知道自己必须尽快吃东西，补充体力，否则生命就有危险了。

可是，要进食，就意味着要离开洞穴。一个矛盾的问题摆在了娜莎的面前：它可以信任它的新伙伴吗？可以让与它毫无血缘关系，甚至在这个冬天之前还素昧平生的狼群前来照顾它的孩子吗？

它不敢。

沧澜河畔，驯鹿的北归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在过去的这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季里，几乎半个北极的驯鹿家族都聚集在东南草原。驯鹿一向有着良好的季节感，即便在皑皑白雪的覆盖下，它们那神奇的嗅觉也能闻到春天的味道。不过这个冬天，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驯鹿群北归的时间比以往推迟了十几天。

在积雪融化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鹿群在空宁河畔缓慢地集结着。每天都有新的小群体加入回归的队伍，上万头驯鹿在河岸附近低缓的山坡上徘徊、游荡。不同家族的驯鹿混杂而居，密密麻麻的鹿角如同连成片的干枯树枝。数万只覆满绒毛的鹿蹄子不分昼夜地挖掘着雪下新生出来的鹿苔嫩芽，将一整片山坡翻刨得一塌糊涂。身高背阔的雌鹿们不时爆发出一场场争夺觅食地盘的打斗。而几个驯鹿家族的老头领，则似乎一直在观望，等待着什么讯号。

直到某一天，白山家族的老头领，一身银白色的老雌鹿卡尔巴，迈着坚定的步子首先踏上了覆着坚冰的空宁河，接着整个鹿群便开始了有条不紊的大迁徙。数万只蹄子带着早春的泥泞，踏破了残雪，踏碎了空宁河上的坚冰，在东南草原的土地上踏出一条条深褐色的“鹿道”。

在这些寒来暑往的迁徙者看来，初春是个微妙，或

者说危险的时刻。

阳光不断照射，地表的一层坚如磐石的冻土开始慢慢融化。很快地面变得松软而黏稠，许多坑洼积雪特别深厚的地方甚至出现了烂泥潭。富含腐烂物质的土壤在白天化作一摊漆黑黏稠的泥浆，而到了夜晚，表面的一层水又重新冻结成冰，变得和周围平坦的土地一般无二。于是一些不走运的迁徙者在错误的时间踏上错误的土地，便会永远地留在草原上。

但是，对于另一些准备永久定居于此的种族，初春也许是个不错的开始。

狼王柯勒立在小山坡的顶上，像一块火山岩那样一动不动。灰白色丰满的毛发被风一簇簇伐起来，冰蓝色的瞳孔紧缩着，透出一股冷峻、威严的气息。沿着它的视线向前方望去，宽广平坦的东南草原一望无垠。

真是一片丰美的草原啊！

眼前枯黄的草皮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新生的嫩绿草芽所覆盖。远处地平线上，蜿蜒的空宁河正在融化，一块块巨大的坚冰在缓缓流淌的河水中彼此碰撞着，碎裂着，要不了多久就会渐渐消融。驯鹿大军的迁徙已经进入了尾声，被数万只鹿蹄踩踏的泥土之下，土拨鼠们正从浑噩的睡梦中苏醒过来。野兔即将进入繁殖季节，雨季将会到来，各种植物将会疯狂地生长，这里将会迅速变为一片热闹的乐园。

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冬天里，古北山家族的成员们冒着暴风雪从北草原一路迁徙而来，跨越了崇山峻岭，忍饥挨饿，遭遇了利齿兽的进攻，暴风雪的袭击，吃尽了苦头，终于，一切辛苦都得到了回报。在雅利安的东南草原上，狼群收获了它们的好运气

——几乎半个北极的驯鹿家族都来到了这片温暖无风的草原上。深褐色的队伍犹如白色雪地里的溪流，一条条汇聚在一起，密密麻麻的大角如树丛般连成了片。虽然平坦的草原上，驯鹿占尽了优势，狼的四条腿可赶不上修长的鹿腿，但是驯鹿们的境遇却好不到哪里，它们从北极冰原一路走到这片新草原，绕了无数弯路，受尽了折磨，耗光了体力，几乎是凭着最后一口气，才撑到了目的地。许多驯鹿都瘦削羸弱到走不动路的地步，这使得狼群在冬季的狩猎进行得极为顺利。

毫无疑问，这个冬季是古北山家族的丰收季节，依靠着捕猎那些生病受伤的驯鹿，几乎所有成员都活了下来，包括那些半大的狼崽儿，以及骨瘦嶙峋的莽古们。

有了充足的食物，冬季变得不再难熬，很快就到了开春。

随着驯鹿的迁徙，古北山狼群也解散了。除了少数几只冈萨忠心地跟随在狼王身边，拥有近百只狼的古北山家族，分化成了一个个小团伙，向着草原深处散去了。在下一个冬季开始之前，它们不会再集结。

不仅如此，其中一些年轻的成员也许将会一去不返。夏天到来的时候，它们或许会在草原上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家族。与此同时，它们也会把古北山家族勇猛强悍的血液，传播到整个东南草原。

毫无疑问，古北山家族的迁徙，给东南草原带来了一场全新的巨大改变。

这些个头雄壮的北方狼长驱直入，打破了东南草原的力量平衡，冲击了原有的掠食者阵营。一切规则都被推倒重来，领地将会重新划分，一些原有的势力集团也许会不复存在，而新的力量也会在斗争中诞生出来。新一轮的草原争斗，随着冰雪的消融，即将展开。

不过这些尚未发生的事，跟眼下柯勒正经历的事情相比，都显得有些无足轻重了。眼下柯勒正在经历一件非常重要的，足以令它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为之激动颤抖的大事情。

它做父亲了！

柯勒成为古北山家族的首领已经有两个春秋了。“父亲”这个角色实在来得晚了些，但总算还是来了。更关键的是，它的到来，对于此刻的柯勒来说，实在太重要了。

作为一支拥有上百只成年狼的大族群，古北山家族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

一般狼群家族成员之间赖以维系亲密关系的是血缘、亲情。而古北山家族成员们大都是来自草原各处的独狼、流浪者。这些曾经彼此陌生、性格迥异、长相完全没有共同之处的狼，之所以能够凝聚在一起，唯一的原因，就是为了对抗雅利安漫长寒冷又缺乏食物的冬季。

对于生存的强烈渴望，让狼群聚集到了一起。它们服从柯勒的统治，是因为它们相信柯勒能够带领大家找到食物，活过冬天。一旦狼群认为柯勒没有能力再保护它们，那么这个庞大的家族便会瞬间崩溃，上百只狼会走得一只不剩。到那时候，等待柯勒的，将会是极其悲惨的下场。

柯勒一直很幸运。它有三个好兄弟：古北山家族第二号实力角色——公狼桑卡，以及两只青狼兄弟亚塔和尼基。远在柯勒还未登上古北山家族首领的宝座时，它们就一直跟随着柯勒，同生共死，从不曾离去。正是由于它们三个的拥护，使得狼群内部，尤其是作为核心狼群的冈萨们非常团结。

但是，在狼的世界里，只有血缘关系才是真正可靠的，只有亲生的儿女们，兄弟姊妹们，才会对父母和家族毫无保留地奉献忠诚和热情。只要柯勒一天没有子女，那么它的地位，它的族群就永远无法安稳。

然而现在，流淌着它的血液的幼狼已经在这片草原

的某处隐秘洞穴中顺利降生了。从现在起，它再也不是孤独的了，它拥有属于自己，并且真正属于自己的亲人了。它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只不过曾经是孤儿的柯勒，几乎未曾体味过父母亲情的柯勒，是否已经准备好成为一位父亲了呢？

空气中流动着不安全的气息。

娜莎狠抽两下鼻子，它嗅到了一股令它害怕的味道。这种味道隔着坑道，从洞穴外面传了进来。是什么动物？它迅速在脑海中翻检着记忆。在狼繁杂的大脑中，每一种味道都代表着一个形象，有些代表去过的地方，有些代表猎物，而有些则是……突然，一个巨大的阴影浮现在它的脑中，它知道此刻站在洞穴外面的是怎么了！顿时，它浑身的狼毛一丛丛悚然而起，一双湛蓝的瞳孔由于惊恐而放大到了极限，喉咙里不由自主地发出呜呜的咆哮声。而与此同时，在它头顶上方不远处，地面上，一个巨大的灰色身影，正迈着缓慢的步子靠近倒塌的白松树根。

这是一只刚从冬眠中醒来的灰熊。

娜莎是个年轻的母亲，因此，它犯了其他年轻母狼常犯的错误——事先没有充分地勘察地形。它把育儿洞穴建在了一只灰熊的冬眠巢穴附近！

刚刚从冬眠中醒来的灰熊，由于饥饿而变得十分虚弱，它目前急需一顿能够迅速补充体力的大餐。灰熊低

下硕大的头颅，用泛着白沫的长嘴巴拱着腐朽的树根，黑漆漆的大鼻子在洞穴周围不断地嗅闻着，粗大的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粗重喘息声。很显然，灵敏的嗅觉已经帮助它找到了这顿美餐。它嗅到了洞穴里新出生的小狼崽子的味道！

灰熊开始用自己巨大的、带着利爪的前掌，扒起洞穴入口的泥土来。这可是能够瞬间拍断马鹿脖颈的巨掌，一掌下去立刻就掀开了一大片泥土。三五下之后，娜莎辛苦挖筑的坑道已经被扒开了一大片，外面的光线立刻射进了洞穴之中，刺得娜莎瞳孔急剧收缩。它再也无法躲避了，随着一声凄厉的咆哮，它一下子从洞穴里钻了出来，站在了灰熊的面前。同时，它也用自己的身体死死地堵住了崩裂的洞口。

娜莎的举动惊到了灰熊，但也只是令它迟疑了一下而已。当看清了挡在自己面前的只是一只瘦弱不堪的母狼，灰熊又恢复了气势。

娜莎表现出了拼命的姿态，白森森的狼牙凶狠地龇起来，朝着灰熊疯狂地吼叫，作势欲扑。但是灰熊十分老练，它没有被娜莎装出来的凶狠样子吓住。它不慌不忙地挥舞着两只巨掌，左一下右一下地攻击着，不像是在进攻，却仿佛像是逗弄娜莎一般。可怜的娜莎连忙左右躲闪，它深知被那巨掌撩一下会是什么后果。然而同时它还要保证自己的身体能够护住洞口。